

网络 龙开:怪兽

〔德〕拉尔夫·以扫 著
李士勋 译

DAS NETZ DER
SCHATTENSPIELE

阅读网络幻想小说
领略非凡虚拟世界

网络 龙形怪兽

〔德〕拉尔夫·以扫 著
李士勋 译

DAS NETZ DER
SCHATTENSPIELE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龙形怪兽 / (德) 以扫著; 李士勋译.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7

(外国青少年畅销书系列)

ISBN 978-7-5640-4742-9

I. ①网… II. ①以…②李… III. ①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4432号

Das Netz der Schattenspiele

Ralf Isau

© 1999 by Thienemann Verlag (Thienemann Verlag GmbH)

Stuttgart/Wien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3485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68944990 (批销中心)
68911084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 24

字 数 / 336千字

版 次 /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校对 / 王 丹

定 价 / 32.00元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假如人类的头脑这么简单，
我们还可以理解它；
假如我们这么简单，
那我们就无法理解它了。

——艾默生·普格



目 录

第一阶段 游 戏 / 1

卡 给	1
所罗门	6
蛋之舞	11
错失良机	21
龙的常识	28
脱逃	50

第二阶段 扩 散 / 54

惊慌失措	54
------------	----

第三阶段 渗 透 / 66

网络龙形怪兽	66
纽约城	80

会做梦的机器	101
倒计时	120
幻想	133
卡给片断	143
黑太阳	173
观察	194
纪录	201
战场的主人	209
黑色窃听者	233
现实制造者	243
怀疑时刻	255
一张网络空间明信片	266
大黑暗	279

第四阶段 毁灭 / 289

更换场地	289
孩子	298
一条秘密信息	310
贝莱舍特	330
崩溃	346
苏醒	359
尾声	369



第一阶段 游戏

卡 给^①

卡奥斯^②的门虚掩着。所罗门^③杳无踪迹。真不可思议！史苔拉盯着屋门，门缝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她的目光，她感到难以置信。她能分辨出门后房间里五颜六色的灯光。有些灯光在忽闪着。可以听到一种轻微的嗡嗡声。她小心翼翼地 toward 门口走去，时刻准备着悄悄溜走。

“所罗门？”她叫了一声，声音里包含着疑惑。今天卡奥斯竟然没有设防！单是这么一想，她便感到毛骨悚然了。然而，她却并没有听到回答。

卡奥斯的门发出一阵轻微的嘎吱声后被慢慢地推开了。史苔拉面前呈现出一幅非常熟悉的图像。她看见一张巨大的写字台，上面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各种器械，显得与传统的写字台迥然不同。整个房间的布置，更像是一道计算机风景线：这里到处矗立着“史前时代物种起源”的残余物。C.H.A.O.S.——卡奥斯——这个名称真是名副其实！

① 卡给 (Kagee)：日语，意为影子、影戏。即借助灯烛之光，在墙上打出各种形状的手影，如皮影戏。

② 卡奥斯：史苔拉的父亲为自己的工作室起的名字，意思是“计算机控制的适用于家庭的办公单位”。外文首字母组合C.H.A.O.S.，英文原文为Computerized Home Approved Office Section，发音正好与德文Chaos相同，意思是乱七八糟，也指宇宙形成之初，一般称之为“混沌”状态。

③ 所罗门 (Salomon，公元前972—前929)：以色列国王大卫之子，曾继承王位，以智慧著称。这里是史苔拉父亲的外号。S.A.L.O.M.O.N.，英文Scientific Academic Labourer Or Man Of Network的首字母组合，意为科学院辅助人员或者网络人。



这几个字母代表的是：计算机控制的适用于家庭的办公单位。这个缩写体现了所罗门的最大弱点之一：他对不断组成新的首字母缩略语有着几近狂热的爱好。

她蹑手蹑脚地走进这个“禁止入内的王国”，手里端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一块她自己特制的塔形三明治。如果所罗门因此闻到猎人的气味，也就是说，假如他发觉史苔拉跑到他的“卡奥斯”里到处窥探，那他也许会狠狠地揍她一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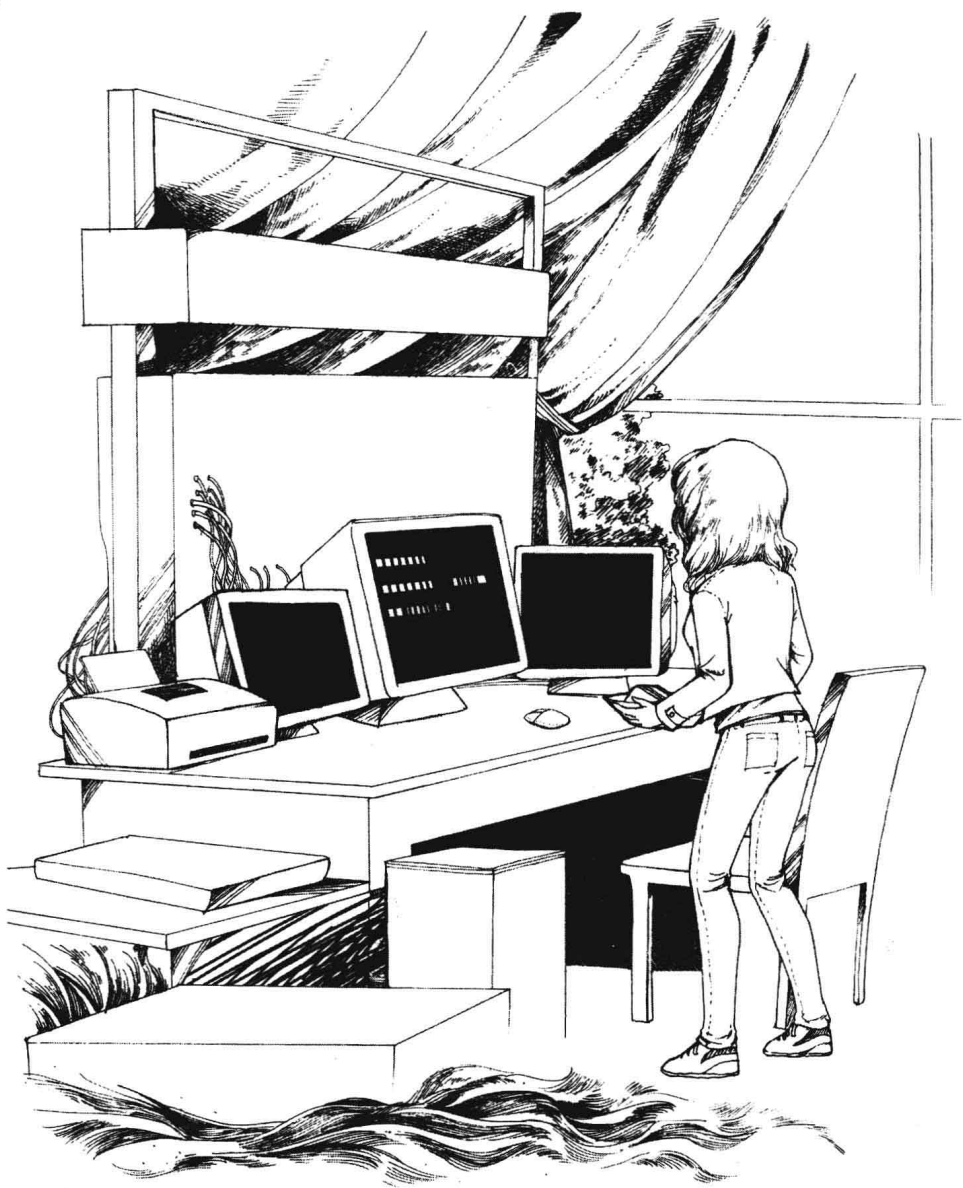
所罗门是史苔拉的父亲，原名叫马克。在女儿看来，他有些过分地沉浸在一种对于破坏的恐惧里，尤其害怕自己的家庭成员。即使是她母亲菲菲雅娜，也不能随便动他办公室里的任何东西。对于他的独生女儿来说，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个禁区。在她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她的皮球滚进卡奥斯里（当然那是有意的），可是还没等到她去追，所罗门就已经像美国足球队的后卫封住对手那样把她拦住了。

不少人认为，马克·卡尔德是生物控制论、生物统计学、计算机密码文、神经网络和另外几个学科领域里最有能力的科学家之一，至于那些学科究竟为什么那么好，史苔拉也不明白。有一天，不知是谁“因为他的智慧”开始叫他所罗门。后来，所罗门这个名字果然从他的卡奥斯里产生出来，但决不会比卡奥斯这个名称出现得更早。他以自己的方式推导出所罗门（S.A.L.O.M.O.N.）这个外号。马克·卡尔德骄傲地向全体家庭成员宣布，这个名称的意思是“科学院辅助人员或者网络人”。把自己仅仅当作“辅助人员”，即便是“科学院的”辅助人员，那他也不是太当真的。不过，恰恰在这一点上，史苔拉非常尊重自己的父亲。尽管如此，在卡奥斯里开任何玩笑都是不允许的。

这时候，史苔拉已经围着这个有年头的橡木写字台转了一圈，把她的三明治放在上面。父亲之所以看重这个写字台，主要是因为它有巨大的承受力。桌面上放着三个显示器：其中一个大如烤箱，估计确实也有那么重；另外两个显示器是平面的，像两个画框。左边的那个像比目鱼似的显示器上闪烁着不同的检查数字。她知道，与显示器连接的个人电脑始终是开着的——所以，这里老是发出持续不断的嗡嗡声。通过这种连接，大学计算机教授马克·所罗门·卡尔德能够在任何时候并且从世界的任何地方关闭自己的私人实验室。

让她感到纳闷的是，今天他为什么如此狼狈地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敞开的门清楚地泄露出他走得多么匆忙。史苔拉像一个偷窃行家那样灵巧地搜索了一下房间。假如说她已经侵入了这个“禁止入内的王国”，那么这至少是值得的。也许她会发现一点能够在电话里向母亲炫耀的最新故事，或者一个所罗门严格保守的秘密。为这个悄悄期待着的欢乐，史苔拉微笑了。

起初，她并没有发现什么新东西。在父亲的监视下，她已经把这个房间研究过十几次。她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写字台后面架子上的控制仪。她在门厅里看见的闪烁的灯光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她仔细地打量了一下两台打印机和那台可以将文件和照片输



起初，她并没有发现什么新东西。在父亲的监视下，她已经把这个房间研究过十几次。她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写字台后面架子上的控制仪。



入计算机的卧式扫描仪。她的目光又回到写字台上，越过中号键盘上面的数字控制录像机，她轻蔑地瞟了一眼无线遥控鼠标，最后到达桌子边缘。她的目光从那儿开始向下移动。

本来，棕色的桌面下跳动着卡奥斯的心脏。现在，这里立着几个体积庞大、装满电子器件的箱子，为了及时捉住燃烧的念头和幻想并将它们塑造成型，所罗门需要一种必不可少的“坩埚”来将它们熔化。灰黄色的箱子比电脑的机箱还要多——父亲称之为简易工作站。他在这儿构思并锻造自己的新计划和新程序。他把它们变成语言、图像和声音，变成二进制的位数和字节。马克·卡尔德只要在这前面站立片刻，计算机软件便打开一个新的维度——史苔拉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不会比这更多了。

卡奥斯里有两种光。五月的太阳被封闭的百叶窗严严实实地挡在外面。只有很少的光束能侵入这个“网络人”的神秘王国。他在计算机网络中能够任意往来，就像蜘蛛在它吐的丝织成的网上爬行那样。写字台下面的阴影几乎无法穿透。几个绿色的光敏二极管在黑暗中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把自己的发现归功于它们。

只有一个不引人注目的细节。也许一个灰色的塑料板根本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史苔拉最了解自己的父亲，她要赋予这个发现某种意义。也就是说，所罗门早已不是那种不修边幅的人了，现在他更像任何一个十分讲究的教授。甚至可以说，马克·卡尔德简直就是那种特别爱整洁的人。实际上，这种表面上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家庭工作场所建立在一种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立即领悟的内部逻辑上。这些到处可见的电缆和技术仪器掩盖着的东西，没有一件是没用的，不管是一张纸片还是一根被咬坏的铅笔，也不管是弄坏了的曲别针还是别的什么特别的废料。马克用来锻造思想所需要的一切，几乎都储存在计算机的硬盘上，或者储存在那个小巧玲珑、高高耸立在所罗门心爱的 workstation 上的可转换数据存储器里了。

突然，史苔拉感到像触了电一样。她再次向敞开的门外看了一眼。门厅里静悄悄的。她把脸上的一缕金发撩开，弯下腰。她的手像变色蜥蜴的长舌，目标准确地迅速伸向桌子下面，然后又马上缩了回来。她的手指上已经粘着猎物：一块带有白色不干胶贴纸的灰色塑料方块。她眯缝起眼睛，想在办公室朦胧的光线中辨认出所罗门的手迹。胶纸上用黑色尼龙笔写着几个字：卡给——网上影戏。

“网上影戏。”史苔拉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她的声音有点神秘和激动。显然，她手里拿着的是所罗门开发出来的一个新游戏的测试版。他曾经多次作过某种暗示：也许那是真正带有革命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与天才游戏思想的结合！——但是，每当她想多知道一些细节的时候，他立刻闭上嘴巴，守口如瓶，就像她用皮球做尝试的时候他所做的一模一样。

“这里面是什么，你很快就会知道的。”这就是所罗门简洁的回答，“此外，我要琢磨一点新东西，要出乎人们的意料，可是，假如我事先给你讲了，那以后也就不



新鲜了，你说是不是？”

为什么教授们总是那么可怕地讲究逻辑？

史苔拉凝视着手指上转动着的数据载体，她在冥思苦想。这是一个磁光学磁盘。它和过时的磁盘相似，比并排平放着的两个信用卡大不了多少，但它储存的信息量却是旧式存储器的九百倍以上。在这个小东西上面可以储存整整一座图书馆。甚至还可以储存更多令人激动的东西。那会是些什么呢？

史苔拉的好奇心随着她注视这个正方形的小塑料板一秒一秒地增加。可是，她的心里却有一个声音在严肃地告诫着她。无论如何，所罗门早已宣布：卡奥斯是绝对的禁区。她没有权力在这里停留。然而，她的好奇心早已变成汹涌的潮头，威胁着要把这类顾虑冲刷净尽。理智再一次使她意识到侵犯所罗门的领土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他将津津有味地吃掉你的早餐，然后把一年的零花钱一笔勾销，再然后给你一个严厉的惩罚（至少四个星期的禁闭），最后再把你的电脑拿走……

史苔拉停住了。不，也许他会把她的电脑给她留下的，那纯粹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史苔拉的电脑，马克应急时要使用——他自己还特别使用了一个概念叫做“备份工作站”^①。也就是说，假如他的卡奥斯里的计算机偶然集体“罢工”，那他就总要回来使用史苔拉的电脑。所罗门有一种明确的安全需要。因此，女儿把自己塞满绒毛动物玩具的儿童房间里异乎寻常的技术性配置，归功于父亲的这种烦琐。

只要他仍然把电脑放在她的屋里，她就不会与这个世界完全隔绝。通过因特网，她想和谁联系就和谁联系。不过，眼下她想不起一个愿意和她分享这种可能的交好运的人。

假如我现在看看这个游戏，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史苔拉刚想到这里，她的理智赖以建立的根据便一下子被全部摧毁了。我会把磁盘送回来的——这可不是偷窃！再说了，这个东西也没有出家门。没有人会知道的。也许我会发现游戏中的一两处错误，这就可以帮助所罗门完善他的程序。奇怪，她竟一下子想出那么多赞成“短期借出”这个游戏程序的合情合理的根据。

史苔拉端起盘子里的比萨斜塔模型，回到自己的王国，占据她头脑的只有一个念头：卡给——网上影戏。她已经听说过那么多关于它的暗示，多少也算知道一点儿了。现在，她可以亲自研究这个分外神秘的名字后面隐藏着的是什么东西了。史苔拉的心因激动而狂跳起来，她感到有些口干。咳，怎么竟然忘记从厨房带一瓶可乐来呢？

① 英文：Backup-Workstation.



所罗门

马克的注意力根本不能集中。如果不能马上结束讲课的话，他的身体肯定又要出现皮疹、发烧或者发出类似的征兆了。虽然他才三十七岁，但是，对这样的信号也不可掉以轻心。对他来说，过度兴奋就是毒药。

他还清楚地记得，三年前，兰德卢普教授患了脑血栓。应该承认，兰德卢普教授当时已经六十一岁，可是，对于相差二十四岁的年龄也不能期望过高。人生短暂。那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不论在什么地方。

假如他知道自己是否确实把卡奥斯的门关上了该多好啊！这种不确定性就像钉子一样固定在马克的神经上。比如说，小星星——这是他对女儿的爱称——和班上的某个同学一起回家来，那个同学很可能到我的工作室里去乱窜！他也许会到处乱摸……甚至很可能会弄坏！

“你们还记得这个公式是怎样推导出来的吗？”马克向大教室里抛出一个问题，就像将面包屑抛进水池似的，他希望大学生们像鸭子争食那样抢着回答。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去为寻找正确的答案而动脑筋，这样他就有时间寻找自己问题的答案了。

忽然，他想起两天前自己对尤尔根教授郑重其事的保证，这时他的各种念头像开了锅似的上下翻腾起来。“当然，我可以替你代星期三的课。没问题！”他只模糊地记得，自己当时一下子跳起来就冲出门外。到现在也还没有超过六十分钟！反正他还是穿过了交通繁忙的街道准时地来到大学，一进教室就开始替他的朋友上课。可是，他自己的那个卡奥斯现在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

奥蒂马克斯是柏林理工大学最大的教室。像在古代的露天剧场那样，大学生们坐在层层升高的座位上，俯视着正在尽最大努力捕捉，而且也想尽可能长时间抓住大学生们注意力的教授。

此刻，有几个年轻人还沉浸在自己的咖啡和可口可乐中。第一排坐着一个头发染成金黄色的女大学生，她正聚精会神地盯着马克，仿佛被催眠了似的。马克心里叹息了一下。在大学生中，马克是一位特别受女生欢迎的教授，在这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她们当中有不少人对马克佩服得五体投地。马克·卡尔德是TU^①最忙的科学家，不过，他不想在别的方面成为大学生们狂热崇拜的偶像。相反，如果人们询问敬仰他的女大学生们还有什么理由，那她们会——道出他身上那些对女人具有吸引力的标志。

他的长脸虽然不那么完美，但却十分引人注目。他下巴上那一道横着的伤疤被三天一刮的短胡子遮掩着，有重要的社会活动除外。从整个体形来看，马克真可谓“仪

① TU: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理工大学，柏林排名第三的著名大学，位居洪堡大学（HU）和自由大学（FU）之后。



他的长脸虽然不那么完美，但却十分引人注目。他下巴上那一道横着的伤疤被三天一刮的短胡子遮掩着，有重要的社会活动除外。从整个体形来看，马克真可谓“仪表堂堂”。



表堂堂”。年轻的时候，他曾经为了在游泳比赛中获得名次而认真地锻炼过身体。出众的体质归功于一种（几乎始终如此）持久而又健康的生活方式。他的肩膀很宽，腰部很细，一米八的个子非常挺拔，此外，他还有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深色的眼睛炯炯有神。

马克从西便服的口袋里掏出眼镜，十分自然地架在鼻梁上。一般情况下，他只有在计算机屏幕前长时间工作，或者在阅读字体很小的合同时才需要戴眼镜。但他现在无意识地戴上了眼镜，也是为了吓唬一下学生，暗自希望崇拜自己的女大学生因此更容易在他身上看到一副学者派头。他认为，这对克制自己的浪漫感觉特别有用。

现在，他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坐在第一排的那个女大学生了。她嘴里正在不停地嚼着什么——旁边座位上的油纸使他想起香肠面包、土豆条和奶油之类不健康食品。马克试图不理睬那位年轻姑娘饥饿的目光。

在大教室的廊台上坐着一组捣蛋的学生，他们对自己的使命显然十分认真。第一学期，他们在课堂上肆无忌惮，大声交谈，好像根本不是在上课，而是在一个发现自我的团体里进行着热烈的讨论。

马克扶了扶偏斜的麦克风，试了试声音。他几乎不能掩饰那种不守纪律的行为刺激他的神经。

“坐在上面的女士们先生们，假如你们也能注意听讲，我将非常感谢。假如你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也完全能够理解。说到底，集中注意力五分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请你们到门外去消磨时光。”

马克很少这样责备学生。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弱点的标志。他被自己的神经质吸引住了。更令人惊异的是，他确认自己的斥责是有作用的。那些饶舌的大学生们虽然投来鄙夷不屑的目光，但他们毕竟还是安静下来了。

上课的时候他难受了整整三十分钟，几乎不能集中精力。作关于基础物理学的报告，对他来说那样兴奋，就像一个园丁在翻园子里的地那样。当他讲到海森贝格的测不准原理^①的数学基础时，大学生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仿佛他在用爱斯基摩语朗诵诗歌。他恨自己的职业，为自己被尤尔根说服而生气。

可是，物理学恰恰不是马克·卡尔德的重点领域。所罗门，正如同事们半开玩笑、半惊异地称呼他的那样，他是理工大学被聘用的教授中最年轻的一位。这期间，这个牌子已经挂到别的教授胸前了。马克研究的重点是计算机及其存储数据的保护程序。

^① 维尔纳·海森贝格（1901—1976），德国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哥本哈根学派”代表性人物，因创立量子力学而获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对物理学的主要贡献是给出了量子力学的矩阵形式（矩阵力学），提出了“测不准原理”（又称“不确定性原理”）和S矩阵理论等。他的《量子论的物理学基础》是量子力学领域的一部经典著作。



他在理工大学的教授职位是他二十年来大学教学生涯的顶峰。

起初，他迷上了仿生学，这项科研主要是为了开发更好的喷气发动机、承重面或者船体，而把动物作为榜样来“设计各种建构”。后来，马克陷入大概最让他着迷的人体器官——大脑的魔力之中。无论如何，他也要弄明白大脑的作用方式，假如可能的话，他要用计算机去模仿。因此，近几年来他完全献身于神经网络的研究和开发。他的研究愈深入到自然的奇迹中去，他就愈加认识到，与人的大脑相比，计算机提供的可能性多么可怜，至少还要研发几十年来弥补落后。

这方面研究的挫折使马克变得没有自信，使他有两年时间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邪路”。不过，那些跟踪他的学术道路的人可能不这样认为。在这段时间里，马克从事着生物统计学的研究。这门学科研究人的哪些标志使人相互区别，以及怎样在技术上利用这些标志。一项实际的研究成果是一个电子守门人，他能够鉴别一个人的脸型、声音特征、指纹、虹膜和视网膜。虽然他在这条科研的岔道上过早地停止了研究，但还是取得了值得瞩目的成果。他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他给这个系统起了一个童话般的名称：芝麻（S.E.S.A.M.），这是一个复杂名称的缩略语——“借助立体影像、声学和运动机能的协同识别系统”。后来，马克开发出来的成果被柏林数据收藏系统^① 股份公司以 BioCD 的名称推向市场。

对马克来说，生物统计学方面的成就并不能填补他在清醒的神经网络研究中留下的空白。但在这段时间里，他在某个方面确定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在生物统计学研究的第三个年头一开始，他差点儿出了一个丑闻：一个瑞典的电脑黑客进入理工大学的校园网络。那个电脑黑客成功地破解了进入密码，然后把几台计算机搞得乱七八糟。马克被拉进一系列关于保护联网的计算机安全问题的讨论，更多是出于偶然。像理工大学这样的教学机构，当然想尽可能地公开。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防止电脑黑客的突然袭击呢？

马克·卡尔德对这个问题十分着迷。他当然知道任何一个天才的密码专家想出来的新密码，任何费尽心机开发出来的新安全系统，都只能存在一定的时间，直到多少有些天才的怪物把它撬开为止。

从引进一个安全系统到克服这种障碍，时间常常短得可怕。无数例子都说明了这个事实。连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这样的美国当局都成了电脑黑客进攻的对象。

必须开发出一个系统，一方面能够识别所有电脑黑客的伎俩，同时又具有人脑的灵活性和推理能力。为了发现各种各样新型的攻击，当然应该能找出一种独立的防御战略。其实这种思想仅仅是马克前几年各种研究的继续。

不久，他自己也开发出一种能够袭击个别计算机的“病毒”，一种可以在计算机

^① 英文：DCS—data collection system。



网络里滋生繁衍的“龙形怪兽”和几种其他“有毒的”物种，它们同样能够把计算机里面的其他电子有机体有效地消灭掉，就像埃波拉热致人死命那样。首先，这一切的全部目的仅仅是进行司库尔（S.K.U.L.L.）试验，当然这个名字也是马克锻造出来的缩略语，它的原文是“Security Keeping Universal Learning Lock”，意思是“保障安全、包罗万象并且有学习能力的锁”。司库尔应该像人的脑壳保护敏感的大脑不受损害那样，在因特网上或者其他局域网上保护计算机。

后来，马克认识到，有些攻击行为只能用积极的防御才能阻止。所以，他就把进攻性的试验软件部分直接安装在这个“有学习能力的锁”里面。一种数字免疫系统出现了，它不仅抵抗进攻、保护电子有机体，而且能够像人体内的白血球那样主动出击。也就是说，如果某人企图入侵司库尔保护的计算机，那么这个安全系统就会进行反击。它还能主动侵袭电脑黑客的计算机，并使之在沉重的攻击之后有几秒钟处于瘫痪状态；有时候，借助一种被称之为 CIH 的病毒，甚至能够使对方的全部电子技术系统长时间失灵。

马克的这一开创性安全系统正处于即将完成的前夕。只要再有几个星期，他就可以证明它是否可以完全投入正常使用。司库尔和卡给——是他想建立的两个基础，这是他的研究工作的两个成果。也就是说，司库尔是理智的产品，它在卡给里面跳动，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人的心脏那样。

然而……也许一切都太晚了。在这整个工作过程中，他忽视了菲菲雅娜……是的，也忽视了史苔拉。随着他岳父的逝世，一切都变得更加乱七八糟了。他们全家一起前往康涅狄格州的布拉德福市。参加了岳父的葬礼之后，菲菲雅娜抓住机会并利用了那个“在外面的时间”。她说过，遗产问题最后只能就地解决。所以，她现在仍然待在美国——到现在已经四个月了！

马克终于将最后一张薄膜放在投影机上。课马上就要结束了。他将立刻冲进繁忙的交通中。就他记忆所及，史苔拉没留下任何信息。早上，他的脑子里还浮现出自己一天的日程：中午和她一块儿去街角的比萨饼店吃比萨饼，然后在卡奥斯里面工作几个小时，晚上和小星星一起去电影院看科幻片。现在，他不在，她一定会怒气冲天，而且非常失望，估计她会再次用整个晚上不搭理他来惩罚他。

今天，马克讲课精神非常不集中，刚下课，他就离开了大学生们。他大步流星地向奥蒂马克斯的出口匆匆走去，眼前浮现出女儿充满责备的目光。也许她会在门口迎接他，可怜兮兮地看着他一声不吭，然后默默地退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他觉得，听她大声责备要比忍受这种沉默的控诉好一千倍。但是，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史苔拉决不会那么轻易地饶恕他。



蛋之舞

斜塔的上部已经滑落到一边。一小块面包和一片生菜叶掉在写字台上。史苔拉轻轻地诅咒了一声，急忙抓起一块纸巾擦掉桌子上的奶油。然而，在紧接着的瞬间，她被吓了一跳。

史苔拉看了一眼屏幕。一封新的电子邮件，是给她的。她放学一回到家就把自己的电脑打开了。像每天一样，电脑会在因特网上独立地查找电子邮件。这个程序每三个小时自动重复一次。

今天中午，屏幕上只显示一封信。史苔拉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一长串信件是上一次的事情了，这正合她现在的心意。终于，她要试玩一下卡给游戏了。当她看到电子邮件显示的发送人时，不由得呻吟起来。

这封电子邮件是她的同班男同学蒂姆·施罗德发来的。蒂姆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他比史苔拉至少矮一头，很能说，好像他七岁的时候就从演说中得到过好处似的。史苔拉不信任他。班里大多数男孩子都有了女朋友，蒂姆没有。他只是坚持不懈地盯着她。甚至今天在数学课上，他的目光还像欧洲蚂蚁似的叮在她的后脖子上。他期望什么，史苔拉琢磨不透。

她一米七二的个子不仅明显地比他高，而且她也不像一般的姑娘那样对一个男孩那么有吸引力——无论如何，史苔拉的自我评价是这样，每天早晨她都在重复着这一看法。她的披肩长发虽然具有夏天成熟大麦的颜色，但却那么稀薄、平直地下垂，像蜘蛛丝那样细。尽管她拼命地吃，身材仍然那么恶心地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臀部还是胸围，按照她心中的标准都看不出女性的特征。

这副面孔就更甭提了！史苔拉简直是绝望地同脓包和粉刺作斗争。有时候，她虽然成功地把敌方的“将军座疮”卷进掩护退却的战斗之中，但是每当有点儿成效，凭借大量地投入化学武器而迫使敌人即将投降时，镜子里就会出现一片新的战场。有些日子，那里就像布满火山坑的月球表面，尤其让史苔拉感到失败的是，恰恰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时期，芝麻电子守门员仍然能够以百分之百的把握认出她来。

那么请问，这个蒂姆·施罗德以这样的顽强来引起她的注意，究竟能给他带来什么结果呢？现在，史苔拉的全部猜疑归结为，她估计在这种态度的背后有一种卑鄙的阴谋。也许是男孩子们之间在打赌。例如，假如蒂姆能够成功地赢得她的好感，那他就会被接纳进“玫瑰红豹子队”的坚强核心，或者说男孩子们总是挂在嘴上的发誓结盟的圈子，他们在校园里总是扎堆儿。

半年之前，蒂姆的试探性努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时候，有人送给他一台电脑。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地给她发电子邮件。不过，史苔拉收到的那些电子邮件并不是情书。她不信任地眯起眼睛。蒂姆采取行动的方式非常难以捉摸。